

## 生活散记

## 看戏

□尹丽萍

其实我不懂戏,品不出唱念做打的悠悠韵味,赏不来鼓乐造型的精妙生动,更没记下几部戏曲的故事情节,但几次看戏的经历却非常难忘。

印象最深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。那些年,我们村算是一个不太贫穷的村子,每年过庙会,村里都会请一台戏,唱几天山西梆。正庙的前两天起戏。从通往村中心戏台的道路两侧直到戏台四周,商贩们早早搬来箱子、柜子、塑料布,摆满衣帽鞋袜、铁锅铁勺、砂碗瓷盘和五颜六色的头绳发夹、水果糖块、瓜子花生,扯大嗓门招揽顾客。推着自行车的小贩在人群中到处走动,车后架的稻草架子上插满鲜红欲滴的糖葫芦,不用喊,便围满了流着馋涎的小孩子。大人们最爱去的摊点是靠近戏台的两个油条棚子,那时候去亲戚家赶庙,大都是买上两斤油条,用纸绳子一拎,再配两个水果罐头,便是一份厚礼。客人到家,主人家热情招待,几盘下饭菜,一盆包子馒头大油条,一人一碗饺子汤,便是上佳的待客礼道。

在这样的盛大节日,学校会放假,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去台下看热闹,跑回家揩一点平日吃不到的美食,甚至吵吵着要上两毛钱,买瓜子、买头花,都不会挨骂。学校放假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戏班子要占用教室,课桌拼成床,那就是演员们的宿舍。拉着服装道具的卡车一停在戏台下,孩子们便推推搡搡挤到跟前看开箱。看开箱就是看工作人员在戏台上挂上一排排射灯短筒灯,挂上一层层绿帷红幕轻纱布,挂上绘有亭台楼阁,或自然风光,或金銮宝殿的背景布,摆上各色乐器……这边还在紧张进行,那边演员们就在戏台两侧的厢房里开始化妆了。我们从门缝里瞅着乱七八糟堆放在的箱子、花花绿绿的服装,奇奇怪怪的道具、打着各种脸谱的人,小声且郑重地讨论那些道具具有什么用、谁会表演什么角色。偶尔有一个画着脸谱穿着戏服的人出来,问一句厕所在哪里,回话的人便拥有了极大的荣耀,雄赳赳气昂昂把人领到厕所门口,再等着出来,屁颠屁颠跟在后面送回厢房。

母亲忙着招呼远道而来赶庙会的亲戚朋友,做饭陪聊,迎来送往,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,如果客人住下看夜戏,则晚上还得忙。只有在没有客人的晚上,母亲才有时间到台下看戏。收拾停当,拿两个带靠背的折叠椅,牵上我这个小尾巴,母亲到台下时,帽戏已经结束。一阵铿锵的锣鼓过后,正戏开场。母亲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盯着戏台看,我则在台下跑来跑去找小伙伴玩。跑累了,便回到母亲身边,坐在椅子上,边打瞌睡边听戏台上男男女女拖着长长的腔调哼哼

呀呀唱一些听不懂的内容,只有“锵锵锵”锣鼓乍响,武生或丑角出场,我才能一个机灵醒来,饶有兴趣地盯住台上。后来认字了,可以看懂戏台两侧悬挂着的白长布上打出的唱词,再加上母亲在一边小声地讲解着戏曲的内容,我居然也能看一会儿戏了。某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天气非常冷,母亲带我来看戏,看到后面,天空飘起了雪花,母亲说要送我回家,我不答应,我挤上母亲的椅子,蜷缩进母亲怀里,哆哆嗦嗦坚持看,我被一部《卷席筒》深深打动了。一件军大衣裹住我们母女的身子,耳朵冻得发木,脚冻得生疮,就这样,我第一次看完了一整本戏。看到动情处,我泪流满面,啜泣不已,邻座的姑娘对母亲说:“你孩子这么小,居然看懂了这出戏。”

父亲也爱看戏。我十岁时,父亲转业回家。那年,正赶上八里之外的公社所在地东锁簧过庙唱戏,父亲骑车带着我赶到东锁簧时,正戏已经开场,台下挤满了人。父亲把自行车停靠在戏台左侧的一排窑洞旁,站在窑洞的台阶上远远地看戏。我人矮,看不到,急得上蹿下跳,父亲只好把我驮到背上。就这样,我也只能看到红红黄黄的帽尖或灰褐色的雉鸡翎,根本看不到演员的脸。我急得扭麻花一样左扭右扭,从父亲背上滑下来,东跑西跑找能看到演员的地方。父亲怕我跑丢,只好把我放到窑洞高而窄的外窗台上,一只手圈住我的腰,一只手捉着我的手,这下我终于可以看到演员的脸了。台上,穿着绿绿的演员你唱几句,我唱几句,你下来,我上去,我根本不懂戏在唱什么,无聊得很,又要求父亲放我下来。反复几次,父亲实在无奈,只能买了两毛钱的瓜子安抚我,让我站在窗台上边嗑瓜子边看戏;瓜子吃完,我又闹,父亲只好又去买了两毛钱的。站一会儿,坐一会儿,闹一会儿,嗑一会儿,戏终于散场,父亲带我回家。回到家,母亲问父亲唱的什么戏,父亲答,唱的是《三关点帅》,但没看好,一是离戏台太远看不清,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臭闺女闹得不行。父亲咬牙切齿,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带我看戏了。

父亲记性实在太差,信誓旦旦说再不带我看戏,然而没过多久,父亲单位组织职工去市电影院看电影,上演的是晋剧《白蛇传》,父亲又动了带我去看戏的心。出发之前,父亲跟我约法三章:听话!听话!听话!父亲带我坐着单位的接送车去了市里,跟一群叔叔伯伯们一起走进了电影院。那是我第一次进电影院,看到一排排座椅上挨挨挤挤坐满了人,而且全是大人,我乖乖拉紧了父亲的手,大气也不敢出。擦着人的身子刚走到自己的座

位边,灯一灭,硕大的《白蛇传》三个字出现在屏幕上,这三个字我认的,吓得赶紧闭上眼睛。我是极度怕蛇的,我真怕冷冰冰、滑溜溜、吐着信子不停蠕动的白蛇出现在屏幕上。咚咚锵锵的音乐响起,咿呀呀呀的唱腔开始,我透过指缝偷偷地看过几眼,确认没有任何危险后,终于一字一句读着飘动的字幕,瞅着演员莫名其妙的动作表情,猜测着剧情的发展,认认真真看完了这部戏。我被《白蛇传》深深吸引,连父亲将提前准备好的哄孩神器爆米花递到我手上,我都没有顾上吃一颗。

几年前,楼下不远处新修了一个气派的大舞台,每年西关过庙会,或是春节、重阳等重大节日,这里总会上演几场戏,在楼上就可以听到戏台那边人声鼎沸。去年夏日的一个午后,舞台上又开始上演戏曲,演的是豫剧。搬个凳子,拿把伞,我打算认认真真去欣赏人生中的第一场豫剧。到了台下,赤日炎炎,观众不过百余,广场显得很空旷。台上演的是《花打朝》,讲的是大唐时期,程咬金的夫人程七奶奶为给含冤的功臣罗通平反,大闹金銮殿,粉碎奸臣苏定方阴谋的故事。最为精彩的片段有:程七奶奶赴宴、程七奶奶手执棒槌追打皇帝、手撕奸臣苏定方,特别是程七奶奶痛斥皇帝的那个唱段,唱词对仗精炼,文采斐然,气韵流畅;演员高叹低吟,情真意切,声泪俱下,让人不由得感同身受。出演程七奶奶的小姑娘,二十出头,全情投入,无论是表情的丰富多变、动作的利索灵动,还是唱腔的抑扬顿挫,都让人喝彩连连。炙热的夏阳下,我为台上的“程七奶奶”折服,更是将那一句句纯纯河南话的道白“文里文,武里武”烙在心上。“文里文,武里武”,说的是俚语,讲的是谋略,展现出的是程七奶奶有勇有谋、恣意洒脱、敢作敢为、不屈不挠的鲜活个性。看这个戏,感觉真是解气。人啊,遇上事,不回避,不退缩,该争取的争取,该坚持的坚持,而且还要讲究方式方法,该文则文,当武则武,心存善念,谋定后动,痛快淋漓,畅意人生,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?从戏中接受到现实教育意义,这也许就是我辈俗人看戏的又一乐趣所在吧。

看戏,为戏中人的遭遇悲而悲、喜而喜,心无旁骛,不掺杂念,真能让你忘掉现实中的许多烦恼。戏剧大多表达的是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”的教化意义,能开阔你的心胸,开解你积在心中的许多愁云怨雨。戏剧大多以喜剧收场,能让你的心情放松,周身通泰,让你觉得生活实在美好,心情着实愉快。

正月过完,各村的庙会接踵而来,做好准备,买个马扎,看戏去。

“嘉河杯·唤醒乡愁”  
主题征文

## 我那遥远的小山村

□赵丽萍



“在那遥远的小山村,小呀小山村……”《妈妈的吻》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,每当听到这首歌,我总会很激动。因为我就生在一个小山村,那里承载了我孩童时所有的欢乐和忧伤。我深深热爱着那个可爱的小山村,它小巧秀气,依山傍水,村容整洁,民风淳朴。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是幸运的,大自然的山川小溪、泥土青草的气息、鸡鸣犬吠的人间烟火,真实而动人。

我的故乡在刘备山脚下,三面环山,一条弯弯绕绕的乡村小路连接着外面的世界。故乡被优美的环境滋养着,地底下更是蕴藏了优质的无烟煤和铁矿,让人口不多的小山村富足有余,邻村的姑娘都愿意嫁进来。

我们村的村名也颇有来历,之前叫南峪,后来改成了关家峪。老辈人说,以前村里人都姓关,后改成张姓以避祸,所以村子里张姓为第一大姓。进刘备山的路上还有一块巨大却平整的石头,人们叫它“磨刀石”;还有一条沟叫“试刀石沟”,传说是大名鼎鼎的关羽磨过刀、试过刀的地方。村里有个娘娘庙,历史悠久。据说送子、求子十分灵验,还可护佑孩童平安健康。

一进村是一条笔直的大路,半路上向左拐有一条狭长的巷子,叫“南沟沟”,地势由低到高,盖着错落有致的房子。而村里大多数人家住在沟的对面。首先他们在更深处,那里更接近刘备山,是我们村的旧址。后来旧村的人家陆续迁出来,村里统一在南沟沟对面,像梯田一样一排排盖起了房子,依地势而上,整齐漂亮。

故乡的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景色。我最喜欢夏天,到处绿油油的,不知名的小草野花熙熙攘攘拥挤在小路两侧,各种各样的虫儿吵吵闹闹,鸣叫声此起彼伏。我小时候中午从来睡不着,即使是大热天,我也总是在家人睡熟后偷偷溜出来玩。但因为大多数人都午睡,包括一起玩的小朋友,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在附近的地里晃荡。

我在房前屋后野草丛生的土里玩,专门搜寻桃树、杏树的幼苗,找到后如获至宝般连土挖起来,移植到我家。那是我小时候最热衷的事情,我希望自己能亲手种活一棵桃树或者杏树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小苗捧回家,在院子外面两侧的土坡上找块地方挖个坑,连苗带土种下去,仔细地浇水。小苗刚换了地方要蔫一两天,我就找几根小棍子支起它的小叶子,几天后小苗才会舒展枝叶在新家安心住下去。我每天都要看它无数次,欣喜地看着它从两片叶子长到四片叶子,坚信它会长大,然而事与愿违,我种的树从来没有长成过一棵。有时天气实在太热,我就坐在我家高高的树上看书。有一次一个邻村的同学找我玩,我坐在树上看着她依次走进每一间屋都找不到我,这个情景经常伴随着对故乡的思念出现在我脑海中。

村里人都知道“试刀石沟”有个泉眼,泉水常年流淌,甘甜清凉。夏天的时候,泉水丰盈,清澈见底,活活流淌,从山上一路奔流,挟着青草山花的气息,唱着欢快的歌儿。大家都去河里洗衣服。虽然洗衣服的主力是妈妈和姐姐,我只是跟着帮忙跑腿,却也忙得不亦乐乎。我们先找个合适的地方,水流要不急不缓,两边要适合坐下,再找一块大且平坦的石头当搓衣板。在河水里洗的衣服特别干净。人们往往洗几件衣服,就去旁边的青草堆上晾开。等衣服全部洗完回去的时候,大部分衣服也晒干了。

时间慢慢逝去,我的故乡也老了。会唱歌的泉水不见了,代替它的是宽敞的水泥大马路;昔日的青砖窑洞不见了,变成贴着白瓷砖的走廊和罩着玻璃的小洋楼;而我熟悉的奶奶婶婶们也一一离世了,只留下一处处空空的院落让人看着惆怅万分。我总是不由得想起小村以前俏丽的模样,那时炊烟袅袅,乡音喧绕,村子里人来人往,热热闹闹。现在偶尔回村子,只觉得它熟悉又陌生。大概它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?不再如从前那般与我亲密无间,而是多了一些距离感。不过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,因为故乡仍在,我仍有来处,我的心灵仍可得到慰藉。想到这里,颇感安慰,我心释然。

## 诗词曲赋

## 梅花开了

□戴纪元

梅花开了  
枝头绽开一道道裂纹  
风霜在年轻里  
终于寻找到缕缕星光  
我数着虬枝上的新蕾和花朵  
心中满满的期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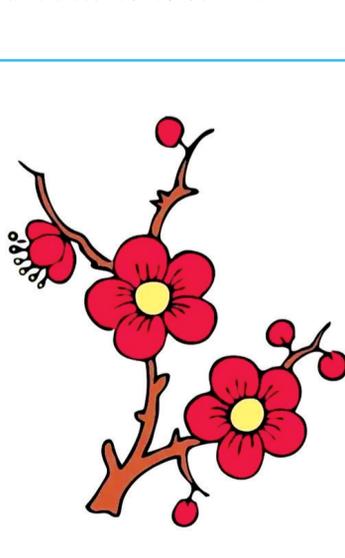
暗香浮动的刹那  
春天,正从沉睡中醒来  
见着那满树云霞  
我的心情早已化成欢舞的彩蝶

朵朵梅花蓬勃欲出的情绪  
像从前那个刚刚工作的青年

每逢节假日乘车回家感受拥挤的  
快乐  
也像那个刚刚懂得爱情、渴望被爱  
的小伙  
写了无数封情书装满信封袋  
却不知该邮寄给谁

梅花开了  
笨拙的诗情饱含真诚,挂满枝梢  
瘦弱单薄的文字承载着春风的润色  
蠢蠢欲动的画意  
一次次在手机的微距镜头前被激活

生活正从冬天的沟壑走来



高举在枝桠的浪头  
扑向春天的礁石  
演绎一场激情澎湃的绽放